

致敬不惧“烤”验的“最美劳动者”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记者樊曦)立秋已过,但全国多地气温仍居高不下。面对高温,许多一线劳动者扎根基层,坚守岗位,用汗水和辛勤诠释劳动的意义。他们虽然普通,却是人们身边的“最美劳动者”。

不惧“烤”验的道路建设者

在成都市高新西区,负责羊西线改造工程的工人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烤”验人的时候。

作为中铁二十三局羊西线改造项目生产副经理,46岁的冉启军带领团队顶着高温,在施工现场认真检查着各项工序。

“不仅要盯好项目进度,还要负责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生产协调各个方面。”冉启军说,羊西线是成都市通往川西的重要通道,改造完成后将形成快速通行能力,其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一点都不能马虎。

早上8点,冉启军就召集生产技术人员召开早会,部署一天的工作。到了晚上6点半,他还要组织大家召开生产配合协调会,总结当天的工作,明确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并提出第二天的工作安排。

两个会议期间,冉启军除了中午吃口饭,几乎没有什么休息时间。作为现场第一负责人,工地上哪儿有问题,他就得赶到哪里。“像改造道路,路面下各种管线密布、错综复杂,牵涉的单位也多,需要把以前分散的各种管道集中安装到预制管廊里。一节管廊4米长,14吨重,管节安装是否到位,沉降控制如何,对接得好不好,防水做得够不够,都会影响地下工程的质量。”冉启军说。

工地24小时施工,工人是两班倒或三班倒,而冉启军几乎就是一个班,晚上十一二点下班是常事,有时甚至得通宵作业。3公里长的施工区段,平均一天他要来回走两三趟,最少的时候也得走上两万多步。

“施工嘛,苦一点累一点很正常。我的职责就是把活干好,把道路建好,让大家顺畅出行。”冉启军说。

山间穿梭的电力巡线人

40岁的周明波,是国网青岛市即墨区供电公司输配电运检中心的一名巡线员。近期,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气持续不断,家家户户进

入用电高峰期,对电网设备、电力线路加强安全巡视,变得格外重要。

“现在天气炎热,安全不确定因素多。我们就加大线路巡视的频次,多看一点,多检查一遍。”周明波说。

当地110千伏鳌鹤甲线是他重点关注的对象。这条线全长60余公里,有200余座铁塔,其中有40余座铁塔处于山间和荒野地头。

背上测温仪、测距仪,带上防蚊虫药品,高温“烤”验下,周明波带着团队徒步走,一公里一公里巡视检查。“这条线路我们平时是一个礼拜巡视一次,高温下用电负荷大,我们就一周来两次。由于山路上平时没人走,这条路很多地方都是我们自己开辟出来的。”周明波说。

工作18年来,周明波始终秉持高度的责任心。“由远及近仔细看,从上到下全过目”“左三圈右三圈,各个角度都看见”,他总结的实践经验,被班组每个人熟记于心。

他说:“无论是塔下基础还是塔上金属附件,只有从所有角度确认了设备安全,才是真的安全。”经年累月,周明波将自己责任区内的所有输电线路的每座铁塔都刻在了脑子里。

检查完40多座铁塔,常常需要几个小时。一天下来,走上几万步轻松平常。太阳炙烤下,衣服基本是湿了干、干了又湿……在辖区内111条输电线路1419公里的路程中,都留下了周明波和队友们的足迹。

大别山区的铁路上水工

大别山区烈日炎炎,热浪滚滚。随着列车缓缓驶进麻城火车站,上水工老唐头戴安全帽,身着黄马甲,以立正姿势注视着列车。列车停稳后,老唐迅速从股道边的上水井中取出水管,弯腰、插管、注水,一口气完成全部动作。

麻城站是铁路京九线湖北省境内唯一的上水站。客运班组共有上水工12人,每班4人,每天要为31趟列车进行补水作业,每人负责4到5节车厢的给水工作。

上水作业是在轨道之间的步道进行的,水井分布在股道边,相近的水井间隔

两位卡车司机的烈日“奔跑”

高温黄色预警第二天,49岁的卡车司机龚关结束了2000公里的旅程,从福建厦门回到位于安徽合肥的漕冲物流园。

正午太阳最毒,地表温度超过40摄氏度,习惯性熄火省油的龚关架不住汗流浹背,重新发动了汽车,车载空调的徐徐凉风让他感到难得的惬意。

“加上休息,一路用了30多个小时。”龚关指了指驾驶室后排,这里被改造成一个移动的家:吊灯、毛毯、小电扇一应俱全。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里,他用这些熬过夏夜。

这是卡车司机最难熬的季节。车厢里虽躲得了风吹雨淋,却免不了日晒炎热。“车里存不住吃的,一日三餐只能在服务区停车,有啥吃啥。”龚关说。

合肥经开区万纬物流园里,“90后”卡车司机花果也刚刚完成一趟运送空调的订单。给千家万户送去清凉,留给自己的却是逼仄而炎热的驾驶室。

与龚关不同,花果不跑长途,每天的工作就是开着卡车在当地物流园和工业园之间来回穿梭,一个月要跑上百趟,“算下来和跑长途的距离差不多了。”

他一饮而尽只剩小半瓶的矿泉水,告诉记者,像这样两升装的水,他一天能喝4瓶,“城里开车反而更累,一趟下来全身湿透。”

约20米。在骄阳的炙烤下,道砟、钢轨热得发烫。虽然天气预报当天气温为33摄氏度左右,但股道里的温度至少有四五十摄氏度。

“列车接续时间紧的时候,要在股道里连续待一个多小时。”老唐说。老唐名叫唐学文,今年59岁,2009年开始干上水工作,因长期在室外作业,皮肤晒得黝黑。为

遭遇过复杂路况、极端天气,也经历过“油耗子”偷油、路人“碰瓷”等闹心事儿,今年以来,龚关却比过去跑得更勤了。他告诉记者,自己20岁开始跑车,去年贷款买了这辆新车,“我指望着再跑几年,挣够养老钱呢!”

30岁的花果已经是两个女孩的父亲,从早跑到晚他也不在乎,“订单越多越好,我能多挣点奶粉钱。”

一辆辆卡车上维系着千万个普通的中国家庭,也承载着平凡人的尊严与梦想。近年来,越来越多目光投向了他们。

2018年开始,安徽省总工会启动货车司机等八大群体入会行动,设立货车司机公益基金,为有困难的货车司机提供经济援助。

去年底,安徽高速“司机之家”开始运营,可为货车司机提供10多项专属服务,满足“喝口热水、吃口热饭、洗个热水澡、睡个安稳觉”的需求。

“今年疫情之后又是汛情,这么多苦都熬过来了,天气热点算不了什么。”休息不到1个小时,花果的车厢又装满了货物,他迫不及待重新出发。

与妻子一通视频电话后,龚关调转了车头。记者问他去哪,他颇为得意地回答:“孙子说想我了,我这就回家。”

(记者陈诺)
新华社合肥8月9日电

给每一趟旅客列车加满清凉水,让乘客有水喝、有水用,需要上水工在狭窄的轨道之间快速作业。干起活来,老唐一刻也停不下来,流汗如流水。

麻城火车站列车均为过路列车,停靠时间短。“动作快一点就可以多加一会水,车内旅客就可以多用一点。”老唐边擦汗边说。

新华调查

8日,西安市中心新城广场西南角的明代秦王府城墙部分墙体发生坍塌,造成4辆汽车受损,4名群众受擦伤。经当地有关部门初步勘察判断,坍塌部分为原城墙遗址新筑保护性土体和东北侧外包砖砌体。坍塌原因为近期连续大雨所致。

然而,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经多年反复维修的城墙保护性土体、砖体为何先于遗址本体严重损坏?距离遗址不足10米的多座非文物建筑是否影响遗址安全?城墙墙体汛期中已出现裂痕,主管部门是否依规编制并落实了应急预案?后续排险、修缮工作如何展开?这些问题均有待当地有关部门明确回答。

追问一:城墙保护性土体、砖体为何先于遗址本体严重损坏?工程质量是否过关?

记者了解到,秦王府是明藩王府邸,建于明洪武年间,距今约600多年历史,2003年被列为陕西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场专家组成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陈平表示,在此前的修复工程中,为保护裸露的明代夯土,在其外层加筑了保护性土体和外包砖。专家组现场勘察后判定,坍塌部分为原城墙遗址新筑保护性土体和东北侧外包砖砌体,未伤及原明代城墙夯土。专家组认为,西安近期连续大雨导致雨水下渗,将墙内黄土泡软后产生侧压力将墙挤向外侧引发相关墙体坍塌。

但记者了解到,2007年到2011年多年间,当地均对明秦王府残存墙体实施包砖和夯土填充加固。近十年来,墙体也曾经历过多次修缮。在西安众多与之时代相近的露天遗迹中,此次却唯独它倒在了雨中。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古建筑修缮工程有其特殊性、针对性和不确定性。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强修缮工程管理,提升修缮工程质量,主管部门在《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基础上出台了多部规范性文件。记者发现,相关文件中确有部分内容对文物遗迹修缮施工设计在防洪、排水方面作出要求。

该城墙修缮工程在设计结构规范方面是否存在不足?工程质量是否过关?记者就此联系了西安市文物局,该局并未作出说明。

追问二:邻近城墙的多座非文物建筑是否会增大安全隐患?

记者发现,明秦王府南侧有多栋酒店、办公楼等建筑物,其中部分距离墙体不足10米。专家表示,《西安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条例》等规范对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内以及邻近文保单位的建筑物有严格规定,就是为了避免增大保护风险。

陕西省文物局向记者表示,这些建筑在该遗址2003年列入陕西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之前就已存在,属历史遗留问题。

陈平表示,经专家现场勘察研判,认为周边建筑不会对此段遗址安全造成不利影响。

追问三:城墙墙体汛期中已出现裂痕,主管部门应急措施是否充分?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前当地文物部门已发现该城墙相关墙体出现裂缝,并于8月初在城墙北侧拉起了隔离带,禁止行人进入城墙下的人行道。记者从居住在城墙附近的市民周先生处了解到,这段城墙出现裂缝并非第一次。去年夏季也曾因雨水冲刷出现过裂缝,进行过维修。

《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要求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重大文物安全事故防范预案,落实相关安全防护措施。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有关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主管部门要求相关建设项目实施和后续运行过程中要制定应急预案,进行安全评估,做好防护措施,确保古建筑安全。

西安市文物局向记者表示,省、市、区均对汛期文物安全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提出了工作要求,并进行督导检查。涉及此次坍塌的明秦王府城墙修复保护砌体段落,前期当地新城区文物部门已安排组织进行了临时性防护,在城墙顶部搭设了雨棚、增加排水沟、设立隔离设施。

但对记者提出的“是否依规编制了重大文物安全事故防范预案”“已采取的相关措施应对风险等级是否足够”等问题,西安市文物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未予答复。

有文保专家认为,面对墙体反复出现的损坏信号和明显的灾害环境,仅采取搭雨棚、加排水沟等措施,而未对有明显隐患的地方采取防护措施。

追问四:后续文物排险、修缮工作该如何展开?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文物局要求各地文物部门及时发现古建筑安全隐患,提前做好应急预案。对于存在险情的古建筑,一方面要做好相关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另一方面,要编制古建筑抢险方案,及时消除文物险情。

据了解,西安文物部门8日已组织专家组进行勘察会商,对相关城墙保护层进行加固和恢复处理。按专家组会商意见,在清理北侧坍塌区域坍塌土体及砌块后,将对坍塌区域对应保护砌体进行局部卸荷,勘察渗水范围、深度,并对拆除部位进行临时性防雨、防护措施。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专家王晓勇认为,应借鉴古代沿用的建筑材料、传统工艺和维修程序对明秦王府城墙进行修复,以解决文物的排水渗水、承压等技术问题。同时西安市已开始对全市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全面风险排查。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此前就汛期文物安全工作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一些地方,文物修缮中防灾减灾措施缺少针对性指导,许多文物自身的防灾抗灾功能尚未很好发挥。一些地方文物防灾减灾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文物防灾减灾尚未作为重要和专项内容纳入地方自然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体系当中。同时,各地基层文物部门和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队伍建设薄弱,人员力量普遍不足。

记者了解到,2019年西安市文物局机构职能被并入市文化和旅游局,直至今年上半年才获重新组建。目前官方网站仍未上线,其在文物保护、修缮等方面投入等相关信息也无法查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万金红建议,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地理信息系统和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搭建文物灾害风险线上线下监测系统,形成不可移动文物灾害风险专题数据库,开发文物灾害风险专题评估系统和专家诊断系统,建立在线风险诊断云支持平台,进而整体提升文物灾害风险管控水平。

宋新潮表示,要开展文物灾害风险评估,将建筑加固、防震、防渗、泄洪等文物防灾抗灾措施,作为文物修缮内容予以同步考虑、同步设计、同步实施。完善文物灾害险情监测预警,风险评估研判、灾情防范、受灾处置、信息报告、灾后修缮修复等一系列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切实增强文物安全应急处置能力。加大投入,中央和各级政府财政设立文物防灾减灾专项经费,增强文物抗灾能力和抢险救灾保障。(记者杨一苗、施雨岑、李华、吴鸿波)

四问西安明秦王府城墙坍塌事件

经初步勘察判断,坍塌部分为新筑保护性土体和外包砖砌体,坍塌原因为近期连续大雨所致

铲毁2万多亩将熟麦子油菜,为完成退耕指标?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退耕还林“前松后紧”,突击种树已造成数百万斤麦子、油菜籽损毁

7月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铲毁2万多亩即将成熟的麦子、油菜,突击完成退耕还林指标。据估算,已造成数百万斤麦子、油菜籽损毁。

记者采访此事之后,该旗已暂停铲毁余下的2万多亩庄稼,待秋收后再退耕还林。

记者现场看到,陈巴尔虎旗特尼河林场大片大片麦田、油菜田里,被铲出一道道触目惊心、黑绿相间的“斑马线”。“再有十多天就要收割了,现在毁了实在可惜!”附近群众说。

据了解,铲毁庄稼地,是为了退耕还林。2019年末,呼伦贝尔市成为内蒙古退耕还林还草试点,自治区给市里下达退耕还林还草指标20万亩,市里给该旗下达5万多亩指标。

对此,陈巴尔虎旗林业和草原局回应:“种植户在未签订合同情况下,强行种植,林场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制止,种植户依然进行播种,属于违法行为。”据介绍,从今年春耕前的3月25日起,旗里多次下达停止和禁止种植的通知。

为何要违法种植?种植户表示,退耕还林是有补偿的,春耕时旗里并没有明确补偿方案。虽然收到了禁令,但不知如何补偿,为了今年不减收就先种上了。

能否收完庄稼再种树?陈巴尔虎旗一名干部说,上级催着8月31日前完成退耕还林,只能抢时间完成任务,“除非退耕还林试点工作不干,否则不容商量”。

据了解,内蒙古此次退耕还林有3个试点地区,截至6月,其他两地已完成全年主要任务,而呼伦贝尔仅完成一小部分,在内蒙古相关部门督查中受到批评。

之后,该旗退耕还林工作“前松”变“后紧”。知情人士说,陈巴尔虎旗前期落实上级政策缓慢,没有及时出台明确补偿方案,徒下禁令却没管住春耕,错过春季退耕还林关键时机;后期又草草退耕、匆匆造林,铲毁2万多亩将熟的麦子和油菜。

多位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受访干部说,9月种树不算晚,应该向上级如实报告实际情况,申请待收完粮食再种树,这样既可以完成工作任务,又不至于白白损毁农作物。

(本报记者)

上图:8月2日,陈巴尔虎旗特尼河林场大片麦田、油菜田,被铲出一道道黑绿相间的“斑马线”。

左下图:8月2日,陈巴尔虎旗特尼河林场一处被毁的麦田。

右下图:8月2日,陈巴尔虎旗特尼河林场一处被毁的麦田里,一些突击种上的树苗已经枯萎。

本报记者王靖摄

